

冷月无声

——吴石传

郑立



军用飞机在福州上空盘旋,而后往东南方向离去。他面对逐渐渺远的福州市景,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中,心中默念:福州,我不久就会回来!在他心里越来越明确的判断——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而此

时,他的挚友何遂根据组织的安排已在台湾执行任务,等待与他会合,谋划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,实施重要军情、阵前起义等要事。

而他另一位挚友刘斐和袍泽黄绍竑已在北上的路上,走在通往迎接新中国的路上。之前,刘斐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:在香港,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策动了名噪一时的“香港起义”,发表《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》的声明,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。过不久,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,也是后来成为吴石的直接领导人万景光,受中共中央的委托,安排刘斐等爱国人士北上,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为防国民党特务破坏、阻挠,万景光为他们安排“海上秘密交通线”。刘斐、黄绍竑登上一只小汽艇,悄然驶到香港禁海,然后再转到一艘载重1000多吨、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上。原来这是一种掩护的办法——因为它在海注册是开往汉城的,所以现在就向汉城北驶,但开到山东半岛外,便向西入青岛停泊了。他们在青岛登陆,旋即改乘火车到济南,转北平。一路上,刘斐、黄绍竑兴致勃勃。在船上,他们凭栏远眺,只见海天辽阔,波影粼粼,那月光如水、水如天的情景,真使他们心胸坦荡,明月入怀!刘斐情不自禁,忽然顺口吟道:“月下飞天镜,云生结海楼。”黄绍竑也随之吟道:“大海从鱼跃,长空任鸟飞。”还填了一首叫《木兰花》的词,其末尾两句:“海天明月最关情,深夜照人明里云。”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。与他们的轻松、欢愉相比,吴石则进入危机四伏的台湾,正执行特殊的使命——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,艰难而危险。

从1949年8月16日赴台,到1950年3月11日被捕,到6月10日殉难。吴石在台湾的潜伏生涯一共有10个月的时间,这是吴石生命中最后的10个月,也是壮怀激烈的10个月。

3.他还有一个中国的哥们

马克很快体验到端盘子派生出来的许多好处。那天,马克在美领馆附近的餐馆喝下午茶,等待晚上派对的免费晚餐时,竟然与两位美妙的上海女郎搭讪起来。女郎是华山路上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,那俊俏的身段和脸蛋是可想而知。她们知道马克在美领馆服务,立刻对这位异国小伙子大感兴趣,坐在椅子上的身躯,不再故作地挺得笔直,上身立马朝马克这里倾斜,波光闪烁的双眸锁定马克的脸,同时把连珠炮似的问题向他甩过来。提问的核心,基本是与去美国办签证如何提高成功率有关。

那个下午,大概是马克到上海以来最快乐的时光,他终于近距离地感觉上海姑娘的魅力。唯一使他扫兴、并且大大不理解的情况,出现在下午茶结束要付账的时刻。马克本来只打算付自己的咖啡钱,坐在旁边的两位女郎却缺乏掏钱夹的兴趣,还不约而同要上洗手间,彬彬有礼地请求马克先生照料她们的小提袋。

从那天以后,马克懂得一个道理,与上海女郎喝茶吃饭,在欣赏享用她们美丽的笑容之后,是要准备掏腰包的。

马克幼年时,就跟着爷爷学讲中国话。不是因为爷爷的风流,马克讲中国话还不会十分道地。爷爷喜欢东方女子,这是公开的秘密。他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女人早就有来往。马克的外婆去世后,他们干脆住一起了。那女子带着一个男孩,与马克年龄相仿。马克与那男孩的关系不错,上中学之前,经常一起玩耍打架,不经意间,马克连汉语骂人的粗话也能熟练地应用了。现在,这幼年游戏的副产品大派用场。去一个陌生的国度,你操一口本地的语言,绝对博得好感。

马克最后能够下决心到上海来发展,不光是听了爷爷的话,恰巧因为他还有一个中国的哥们,而且是道地的上海人。

他们两人,是在纽约的唐人街相识的。会讲中国话的马克,闲着喜欢到唐人街乱窜,主要是馋那里的中国菜。一天,吃过热腾腾的海鲜面,胖得面团似的老板走过来,与这个老食客搭讪,说隔壁餐馆有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小型展览,是昨天刚刚开幕的。

那是一个叫苏阳的中国年轻画家的个人展。大约是画家穷吧,据说是托朋友的朋友的面子,才借了这家中国餐馆布置着。说是画展,其实,就是在大堂的四面墙上挂了几块展板。

马克进门时,那里恰好有点烟火药味。下午四点多些,晚饭还没开始,照例是空闲的时候,只有闻讯而来的几个艺术爱好者,看样子,基本是从中国来的学生,有两位女学生,一口闽南口音,不知是来自广东还是港台。参观者中,比较特别而触目的,是一个穿长衫的有些年纪的汉子。他喝过点酒的模样,脸红得像某位古人,即唐人街常见的商家供台上摆放的关老爷。汉子拿了把黑木折扇啪啪地敲击餐桌,气势汹汹,正在向可怜的画家苏阳发难。

“你说,你说,你这叫中国文化?我看见你们的简化字就冒火,你还把简化字堂而皇之写到山水画上,题到大中堂上,像话吗?”

苏阳头一回出国,也头一回见这阵势,争也不是,忍也不是,一脸尴尬的苦笑。那两个说闽南话的女学生看他可怜,就跑过来劝:“都是中国人,都不容易,吵什么呀!”

那穿长衫的老先生还真不肯罢休,指着苏阳的衣服又嚷:“这街上走的,西装革履的,全是你们大陆出来的,这也叫中国文化?边嚷还边用折扇敲打自己的长衫,表示他身上的才算标准的中国衣服。“忘祖啊!还算搞中国艺术的,屁!屁!屁!”

苏阳清秀干净的书生模样,给马克的第一印象上佳,见他处于窘境,本来就有几分同情,此刻见长衫先生出言不逊,爱打抱不平的劲上来了。他上前一站:“哎,大爷,你这个屁字虽说是中国土话,不过也忒没文化,斯文扫地喽!”

马克个儿高,手臂长,也就顺势按在那长衫老者的肩头:“嘿嘿,就你的长衫是中国文化?我的西部牛仔裤当然是美国文化。不过,它用布料啊,全世界织布的本事,估计还是跟你们上海的黄道婆学的呢!”

穿长衫的蔫了。看他那模样,是在美国混了大半辈子的,大约不和美国人争吵已经成了习惯,何况面对的是个一米九几的巨人。

漂移者

孙颀



何必如此包装

它仅仅是一粒……



拒绝
过度包装
科学消费 绿色消费
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